

【有感于思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文学是语言艺术

最近汪曾祺的《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》,在文中他特别强调了小说是语言艺术,作家应该研究语言,“首先应从字句入手,遣词造句,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,句与句之间的关系,段与段之间的关系。”他还举了好多例子说明这一点。其中最小的例证是类似于“一字之师”的故事。汪曾祺讲道:过去的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里有一句词,杨子荣“打虎上山”唱的是“迎来春天换人间”,后来毛主席给改了,把“春天”改成“春色”。为什么要改呢?当然“春色”要比“春天”具体,这是一;另外这完全出于诗人对声音的敏感。你想,如果是“迎来春天换人间”,基本上是平声字。“迎来”“春天”“人间”,就一个“换”字是去声,如果安上腔是平的,都是高音区,怎么唱呢?没法唱。换个“色”呢,把整个的音板下来了,平衡了。这里,称诗人是“完全出于诗人对声音的敏感”,让人颇为感慨。毛泽东是政治家,也是诗人,

他在语言文字上的素养,是很多专事写作者的老师。我曾在《文艺报》社工作,我们报纸宣传自己时总会说一句话:“毛主席对《文艺报》做过重要批示。”那毛主席对《文艺报》的批示是什么呢?原来,1958年1月19日,毛泽东主席致信《文艺报》时任主编张光年等,谈及《文艺报》“再批判”特辑编者按说:“按语较沉闷,政治性不足。你们是文学家,文也不足。不足以唤起读(者)注目。近来文风有了改进,就这篇按语说,则尚未。”他还说:“用字太硬,用语太直,形容词太凶,效果反而不大,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。宜加注意。”(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第7册,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,第19页。)网络时代的文风仿佛就是做到“大概齐”即可,一些明显错误甚至都改不回来了。比如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本来是小心翼翼的近似词,但不少人以办大事如小煮一碟来引用,用以夸赞某人能耐或自信。文学是语言艺术,从来不是一句空谈。

【名著识小】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

猪弟猴哥听过罗翔老师的课?

《西游记》里有些事不能细想。比如天蓬元帅投错胎变成野猪,后来入赘高老庄,高老庄导航定位是在……乌斯藏,就是西藏。而孙大圣到过南赡洲游学,那是在战国后期。但是第十九回一猪一猴初会面,对法律条文之熟悉,倒像两位明朝律师在法庭辩论。一个猪说:“你这个驸马,着实惫懒!与你有些相干,你把我大门打破?你且去看看律条,打进门而入,该个杂犯死罪哩!”一个猴笑道:“这个呆子!我就打了大门,还有个辨处。像你强占人家女子,又没个三媒六证,又无些茶红酒礼,该问个真犯斩罪哩!”孙行者西行路上降妖除魔,

打烂过不知多少扇妖怪的大门,从不曾有人叫他“且去看看律条”——律条当然就是《大明律》,卷十八《刑律·贼盗》规定,夜无故入人家,主家杀死勿论。孙行者反过来指控猪八戒“强占人家女子”,根据《大明律》卷六《户律·婚姻》规定,豪势之人强占良家妻女,奸占为妻妾者,绞。一猪一猴,两个妖怪,前世还都位列仙班,也都曾占山为王吃人为生,居然都在那里引用《大明律》,这正常吗?正常。《西游记》本身就是一部由评话演变来的多作者的戏说之书,这里的法律辩论,应该属于现场抓梗,听众听得哈哈大笑,完全不在意猴哥猪弟是几时熟读的《大明律》,又为什么要讨论破门与强奸这些在妖怪看来算个啥的犯罪行为。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“拒绝适应”的个性固执



面对人工智能时,不仅只是感慨其超人能力,更要将其作为一面镜子。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,以AI为镜,可以反窥人之局限。人工智能研究专家肯尼思·斯坦利在一篇题为《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》的演讲中说:“我们研究人工智能的时候,发现了一个人类根本性缺陷。即‘单一的目标导向思维会阻碍创造力和创新’,这对社会而言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。”“人类在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领域的许多基准文化可能已落入歧途。算法的强大力量,并不在于当你真正建立一个目标时,它们做事情的能力;而在于,当你没有设定目标的时候,它们做事情的能力。”

斯坦利此一判断涉及的是创造性思维问题,也就是从0到1的创造性发现能力,“单一目标导向”这一人性思维局限,对计划的执着爱好,结构性地形成了对创造的阻滞,一叶障目不见泰山。这个洞见,科学家施一公也谈到过,他说:真正的原创突破从0到1,是突发奇想。突发奇想是不能计划的。他举了自己的一个创造性研究,是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突然灵感,那是他这辈子不可思议的突发奇想之一。创造不是按部就班推理,不是从1到2到3推出来的,一般一瞬间被突然点被一下,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回顾一下科学史,确实如此,很多著名的成果都是意外发现。不是说计划和目标没有用,而是要意识到“单一计划和目标”本身的局限,保持对计划和目标外事物的敏锐洞察和自由探索,不能把自己关进思维的茧房。创造性人格需要一种对流行、惯例、大众、计划、目标、传统、权威、熟悉的强大的抗拒力,很多时候创造正是在质疑流行、目标和权威的边界上发生的。萧伯纳说,一个理智的人会让自己去适应这个世界,而一个不理智的人则会坚持尝试让这个世界去适应他。因此,这个世界所有的进步,都依赖于这些不理智的人。适者生存,是普通的生活,而创造性人格,内心会有一种强大的“拒绝适应”的个性固执。他们常常被认为跟大众格格不入,正是这种“不入”,包含着一种突破和创造。有创造力的人要逃避既定的或所谓正确的秩序体系。

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

机会教育

阿苏与我分享她女儿的趣事。“晶晶才四岁,可是,个性彰显。那天,我买了一本漫画书给她,她正要读时,小姐姐凑过头去,也要读;可她立刻把书合上,说:这是我的,你是你的……奶奶对我说:你应该和姐姐分享啊!她当即转过头来语调铿锵地说:我说话时,你不应该插嘴!”阿苏洋洋得意地分析:“你瞧,晶晶不让人沾手属于她的东西,自我保护的意识多强啊!还有,她说话时,就算是长辈,也不许打岔,性格多鲜明呵!”唉,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株幼苗错误的方向发展,可农夫却还将它愈锄愈歪。旷日持久,晶晶必会长成一个利己主义者、一个霸道主义者。实际上,错不在她,错的是没有及时进行“机会教育”的家长。对稚嫩孩童来说,家长难以时时对他们正八百地说教,只能借机行事——家长应该像个针孔摄像头,严密地注意着孩子的一言一行,不时透过言教和身教,把长歪了的枝丫扳正。以阿苏为例,她把教育的理念贯穿到生活里所有的细节中去。吃饭时,三岁的孩子会说:“长辈先吃。”出门时,孩子会说:“奶奶,让我牵牵。”在别人家里用餐后,她会帮忙收拾碗碟,有饭粒掉在地上,还会捡起来。不论父母给她买什么,她总是主动和别人分享。孩子不是天生的模范生,是父母让他成为模范生的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

废墟之上

读完2023年第4期的青年号里10位作者的作品,令人意想不到的戏剧性、非正常死亡和伤痛,给了我唯一印象。那些故事的发生地,不是温暖和煦的,而是隔绝在尘世的繁盛之外,比如城市夜晚令人感到恐怖的巷子,比如偏僻的海边,比如暴风雨隔绝的孤岛,比如飘雪封冻的冰河之下……尤其是东北背景的两部小说:史明琦的《夜游神》与李嘉茵的《当他在冰的沉默》,让我想起首先刊发的《收获》上,又转化为影视的双雪涛的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和班宇的《逍遥游》。《夜游神》结构上使用了小说的诸多技巧,由四篇短篇小说和四段小说构成,开始叙述是变形的,长夜漫漫,隐迹揭开,这是一场看不见的雪与温暖,勾连起的是三十年前哈尔滨亚麻厂惨烈的往事:大爆炸之前,那些姑娘正如鲜花绽放,一瞬间,由于静电导致的粉尘爆炸,她们堕入人间地狱,重度烧伤容颜破碎的她们集中居住在几幢人迹罕至的楼宇,从此与世隔绝,只能披着

厚重的黑纱衣,在夜晚行走,成为“夜游神”。同伴的遗孤,那个小小的婴儿,在她们的怀里渐渐长大,她不害怕她们的面容,成为她们唯一的安慰。但是某一天,这个女孩也消失了,被拐卖了。她们从未放弃寻找,直到生命的终点临近……小说洗去了过往社会新闻故事的外衣,而深入那些被遗忘的生命内心,她们不被命运眷顾,却朴素地道出生命的本质。同样有着东北叙述背景的李嘉茵的小说《当他在冰的沉默》,则叠加着一明一暗两种死亡。一名记者,沿着冰封的诺敏河屋夜疾驰,来到北方的鹤城,跟着当地少年李燃一同寻找他失踪的朋友方铭。乌云落下灰暗的雪,诺敏河静滞不动,冰雪仿佛一种特殊的容器,完好地保存了一切。那个滑冰少年最终被发现,而城市沉寂,冰封之时,他们困于一处房间,那些记忆源自消失了的李歌曼……死亡是结束,却远远不是终点,记住这些深透的伤痛,与他人感同身受,才能在废墟之后,获得谅解与疗愈。



● 随手拍

快乐“泉源”

□文/图 谢庆标

7月7日,湖南永兴县的板梁古村,一群在泉池里玩水的孩子。板梁村泉眼众多,泉水四季喷涌长流不息。冬暖夏凉的泉水,既是村民饮用洗涤的日常必需,也是炎炎夏日下孩子们戏水的快乐“泉源”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【如是我闻】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

雅斯贝尔斯在《罪责问题》中提到了一个故事,是他的一位曾经流亡在纽约的朋友的真实故事: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还挂着希特勒的照片——为什么?只有当他以这样的方式每天回忆从前的恐怖,在家等待着他的恐怖,他才能战胜思乡之心。据说,剧作家易卜生认为斯特林堡是他的死敌。他将这位瑞典作家的像放在自己

的书桌上,每天看着自己的敌人,才能写出好的剧本来。敌人的力量会激活一个人潜藏的巨大能量,创造出惊人的成就。这是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效果。正是敌人使得很多人变得杰出。

敌人的力量

的书架上,每天看着自己的敌人,才能写出好的剧本来。敌人的力量会激活一个人潜藏的巨大能量,创造出惊人的成就。这是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效果。正是敌人使得很多人变得杰出。

从「真土」变「真香」 刀郎归来:一首《罗刹海市》爆火出圈引发种种解读

时隔近20年,久未出现的刀郎又火了。近日,刀郎发布新专辑《山歌寥哉》,当中一首《罗刹海市》尤其出圈。歌词化用《聊斋志异》里的讽刺小说名篇《罗刹海市》,不同的人从这首歌中读出了不同的意味:有人认为刀郎借古讽今,通过这个“以丑为美”的故事讽刺当下娱乐圈的怪现象;有人从中读出了刀郎与那英、汪峰、杨坤等歌手多年前的恩怨情仇,将其视为草根歌手对精英乐坛的一次“复仇”。种种解读,把《罗刹海市》推上2023年下半年第一首全民热歌的位置:这首歌曲霸占了QQ音乐新歌榜、热歌榜、流行指数榜、听歌识曲榜、腾讯音乐榜等榜单的首位。抛开奇情八卦,刀郎此次新作的质量也着实让大家惊艳了一把。《山歌寥哉》是一张聊斋主题的概念专辑,歌词化用古典小说,音乐融入雷鬼、摇滚、传统曲调等尝试,也被不少人称赞“高级”。人们对刀郎的态度从“真土”变成了“真香”。但在欣赏刀郎的同时,又该如何避免过度神化和“捧杀”?



《罗刹海市》收录在刀郎新专辑《山歌寥哉》中

A 网友翻出旧账,为刀郎鸣不平

《罗刹海市》充满讽刺意味的歌词引发网友的解读热潮,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种,指向刀郎与那英、汪峰、杨坤、高晓松等人的陈年“恩怨”。2004年,刀郎凭借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《冲动的惩罚》等歌曲一炮而红,主流乐坛却始终认为他的音乐不入流。2010年,担任当年音乐风云榜评委主席的那英曾反对刀郎入围“最具影响力十大歌手”评选,因为她认为刀郎的音乐“不具备审美观点”。汪峰评价刀郎的人气是“虚假繁荣”,杨坤则认为刀郎“没有音乐”。而在这段恩怨背后,是当年网络歌手与主流乐坛之间的普遍矛盾:千禧年初,刀郎、杨臣刚、郑源、凤凰传奇等一批网络歌手对主流乐坛形成巨大冲击;他们的歌曲销量极佳,却被主流舆论贬斥为“粗制滥造、格调低俗”。但近20年之后,现在的网友站在了刀郎这一边。网友把《罗刹海市》解读为刀郎

的“复仇”:歌词中的“未曾开言先转脸”被与以导师转身为卖点的《中国好声音》对应,而那英、汪峰、杨坤都曾担任该节目的导师;“马户”“又鸟”“半扇门楣上裱真情”“哪来鞋拔作如意”等也被网友一一对号入座。那英在互联网上一向路人缘不错,但其社交平台最近涌入超过400万条评论,高赞评论都在为刀郎鸣不平;杨坤、汪峰、高晓松等人的社交账号也成了网友的“打卡点”。



刀郎 视觉中国/供图

B 解读层出不穷,刀郎保持沉默

面对网络上的种种解读,当事人刀郎及其唱片公司始终保持沉默,并拒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邀请,这反而给网友留下更多的发挥空间。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飞看来,尽管不一定是刀郎刻意为之,但讽刺作品的多义性确实让《罗刹海市》自带流量,“草根逆袭”“名人矛盾”更是流量密码:“这类作品之所以有意思,便在于它既可以讽刺具体的人,也可以讽刺某些人,甚至所有人。但现在,大家似乎更关心具体的人事矛盾,以及其带来的流量。”7月28日,杨坤疑似回应争议:他在网友“差不多可以收场了,别绑架底层了,被你骂的也是底层,《罗刹海市》这首歌可能骂的就是你哦”这条博文留言,表示“最后一句说对了”,似乎在拒绝被对号入座。

著名文化记者、专业作家伍福生曾在千禧年初深度参与网络歌曲的推广和宣传,他认为:“20年来,网络歌手一直都用行动和作品为自己正名。”一方面,人们逐渐摒弃偏见,重新认识当年那一批歌手,“就好比凤凰传奇,无论是《月亮之上》还是《最炫民族风》,现在很多人发现,他们的歌曲大部分是积极向上、朝气蓬勃的正能量歌曲。”另一方面,网络歌手自身在不断进步。刀郎在“神隐”的这段时间里完成了一次音乐上的转型和进化。2020年,他发布专辑《弹词话本》,尝试将苏州弹词和流行音乐结合;而新专辑《山歌寥哉》则在融合的路上走得更进一步:这是一张结合了聊斋文本与民间曲牌印象的主题概念专辑,刀郎将雷鬼、摇滚、trap等

D 网络歌手进步了,但不必过度神化

曲风与民间曲调嫁接,听感上迥异于刀郎过往的军旅歌曲、民族风歌曲。乐评人爱地人在文章中表示,刀郎早期的作品在制作层面确实并不如人意,但他仍然非常尊重刀郎,尤其佩服刀郎“在如此大的诱惑下,依然坚持做自己的音乐,坚持做民族音乐的融合与创新,真的需要有非常好的定力”。网络歌手值得被正名,但也不必过度神化。刀郎早期的作品的确存在审美下沉、制作粗糙的问题;而新专辑《山歌寥哉》,也有乐迷认为这张专辑的制作仍是短板。在伍福生看来,不妨安然接受刀郎的不完美:“留有话题,留有破绽,留有谈资,这是网络歌曲的惯用推介手法。有争议,网友才会关注,过于完美反而不利于传播。”

C 歌词延续讽刺传统,“有一定门槛和深度”

抛开舆论场上的种种争议,《罗刹海市》是一首好歌吗?《罗刹海市》歌词的原型来自《聊斋志异》的讽刺名篇《罗刹海市》。该小说讲述一位名叫马骥的中国商人到两万里之外罗刹国经商,发现当地人美丑颠倒,马骥因为长相俊美而遭到排斥;他把脸涂黑后,反而赢得众人喜爱,甚至因“貌美”而被国王封官。“《罗刹海市》小说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性,是一篇很好的讽刺文学作品。”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飞对记者表示。在他看来,讽刺自古就是文学的主要功能之一,这一修辞形式拉近了文

学与现实的距离,“《诗经》的《硕鼠》将贪婪的剥削者视为偷食米仓的肥老鼠;清代的《聊斋志异》(蒲松龄)、《儒林外史》(吴敬梓)也是讽刺小说的代表作品。讽刺使得文本拥有了文学之外的社会意义。文人用这种方式讽刺社会现实,一是出于现实环境考量,二是讽刺这一表达方式业已形成文学传统。”刀郎用更通俗易懂的白话歌词重新演绎《罗刹海市》,“勾栏从扮扮高古公公好威名”“可是那从来煤蛋儿生来就黑/不管你咋样洗呀也是个脏东西”……不少网友称赞《罗刹海市》的歌词“有文化”“够高级”,周飞也认为这首歌是一次不错的尝试:“刀郎从

自身的音乐生活出发,结合自己在娱乐圈的生存体验,将其与文学故事场景相映射,是近些年来比较稀缺的、有一定门槛和深度的歌曲作品。”从客观效果上来看,这首歌实现了对古典文学作品的一次普及。网上出现许多对歌词和小说文本的对照分析,让《罗刹海市》这篇并不为大众熟知的小说出圈了。“这一次,《刀郎》充当了蒋勋、罗振宇等文化传播者的角色,他们让大众对文学作品产生了兴趣。事实上,文学作品一直是流行歌曲的灵感之一,流行歌曲活用传统文化,已有不少成功案例,两者可以说是互相成就。”周飞说。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